



When I  
Was Remembering  
张晋杰 · 作品

# 糖果 纸

舍弃回忆  
吃掉青春  
只有失去自己  
才能与你在一起

# SWEET

重庆出版社



*When I  
Was Remembering*

张晋杰·作品

# 糖果 纸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糖果纸 / 张晋杰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229-05194-5

I. ①糖…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4697号

## 糖果纸

TANGGUO ZHI

张晋杰 著

---

出版人：罗小卫

策 划：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吴向阳 杨帆

责任校对：杨媚

特约编辑：喻为民

版式设计：何海林

封面设计：杨帆

插 画：慕容引刀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制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8 字数：130千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5194-5

定价：26.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Contents

推 荐 序·····	001
前 言·····	003
故 事·····	005
特别花絮·····	225
稿 件·····	247
后 语·····	249

## 推荐序

香港人气漫画家 江康泉

幻象是真实的，还是真实的都是幻象？

《糖果纸》的副标题“When I Was Remembering”给故事设下了准确的调子。

当下发生的事，刹那间必成过去，然后被记录下来，又或者不。即使被记下来了，有哪些我们可以肯定是存在的？

其中，关于“感情”的记忆，甚或只是“感情”的印象，最令人捉摸不定。曾经与你刻骨铭心的人，时移世易，站在同样的一个人面前，可能已不能勾起丁点相同的感受，那么，你如何确认从前的“感情”是真实的、是存在的？

是那张相拥的自拍照？是那一份亲手制作的小礼物？

读着书中关于阿草的故事，我想不少人都会想起很多青涩的往事，校园的记忆，球场上的汗水。即使成长了，总有一点感觉是挥之不去的。

那总挥之不去的，其中一项就是面对无从确定的真相，如何了解你以外的“他者”。（而“他者”，很多时候又是你的暗恋对象。）不论是在校园生活的阿草，还是在社会工作的麦先生。

寻找回忆中的感觉，有时令人陶醉，有时又令人泥足深陷，然而，不论属于哪一种，“回忆”这过程本身，可能比真相更重要，因为真相早已过去，而“回忆”这个动作，才是“现在进行时”。有些人，可能要透过不断的“回忆”，才能找到当下的意义。

在这里不能透露太多情节，只能以一则小时候的逸事响应。

小学时的我，喜欢没有来由地翻箱倒篋，打开柜子，翻开沙发，甚至打开冰箱。原因是，我总相信有一本书失落了，被意外地收起了。我说不出那是什么书，只是直觉认为，只要一直找，一定会找到。

很像有精神病对不对？可幸长大了之后都没有病发。然而，有时也会羡慕那种没有来由，只想“寻找”的想法。

读着《糖果纸》，令我回忆起，回忆的感觉。

# 前言

作者的话

生命很多含义，生活很多细节。  
眼前一根羽毛飘过，情人不经意的一句说话，  
都可能藏着某种意义。  
青春火花，花样年华，岁月日复一日地磨灭。  
不同的故事情节时时刻刻在我们的眼前掠过。  
后来，一年后，十年后，  
想起了某次事件的经过，某个笑容的灿烂；  
那间，我们恍然大悟，  
突然明白了从前一些人和事的背后意义。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燃烧中，直至走到尽头。  
在此边缘，真相终于大白，黑夜中露出曙光。  
在紧迫的关头，我们无从看透世间事；  
恍如隔世的领悟，却令我们知道，一直错过了许多。





## 故事

“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的逍遥，亲爱的朋友啊，你在想什么？”

“那年那月那天那个时辰，烦恼苦闷都消除，快乐又逍遥。”

他的眼睛一直看着远处，那一大片青青绿绿的草原。微风从哪个方向吹来，乱草丛的草尖便随之摆往哪个方向。

分隔开草原与行人路的，是绕成一个个细小菱形的铁枝栏杆，他曾经在栏杆旁走过，看见有一些铁枝已经氧化成锈铁。

今天，又站在他所居住的公共屋村的天台上，这里是他懂事以前认为最高的地方。

在这高处，他呼吸到天空云层中传过来的气息，与地面上的空气大不相同，即使他所居住的这一带常被人标榜为污染环境中的奇葩。



他并不是因为开心或不快、被母亲责骂或其他原因才会走到这个成井字形的天台，只是当他每次来到这个地方，望着那片荒芜的草原，都会从脑部引发出一种奇怪的情绪，平静中带点凄凉，郁结中充满快感。

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是他小学毕业升上中学后，母亲第一次让他独自外出。当天他没有选择与朋辈们远离郊区去繁华的市中心。他走进电梯内，按下28那个肮脏的键，到达该层后，他再要从楼梯走上一层。不知怎的，那一天锁着天台的铁门恰巧没有上锁，才得以如此顺利地走进天台。

“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的逍遥，亲爱的朋友啊，你在想什么？”这几天当他站在天台上时，在他脑海的某处常会出现他在小学上音乐课时所唱过的一首民歌。

“种一棵树苗，每一年鲜花盛放，这是多么美丽啊，多么美丽啊！”在他脑海中出现的歌声并不是由一个专业合唱团所唱出来或从唱片播放经过修饰的版本，而是小时候与小学同学们一起站在礼堂的钢琴旁，参差不齐、五音不全地唱出来的歌声。

“鸟儿们啊在歌唱，鸟儿们啊在舞蹈，朋友啊你为什么苦恼又悲伤？”记得那时候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与他差不多高的男生，那个男生每次唱到“在歌唱”及“在舞



你……喜欢我吗？

蹈”时，他都要忍住笑，因为那个男生是沉实的声线，当唱出这些温柔轻快的乐韵时，就像雄壮的男生穿上芭蕾舞衣跳舞一样，效果煞是有趣。

“那年那月那天那个时辰，亲爱的朋友啊，你来猜查看。”就在他站在此处的一阵子，那些旋律已经有意无意间一次又一次地飘扬，他与同学们的歌声重复又重复地在脑海中回荡。

“那年那月那天那个时辰，烦恼苦闷都消除，快乐又逍遥。”他一双手放在围住整个天台的白色砖墙上，左手的食指像弹奏般一起一落，与墙身一碰一离。

他的视点从草原移往旁边零落的木屋与石屋，在石屋旁边有一条小路……很快他又收回视线，他的眼睛还是离不开那算不上辽阔而且无甚生机可言的草原。

他曾经走到草原的边缘，沿行人路边走边看那些枯干与幼嫩混杂的草堆草丛，他发现这样并没有在天台上远距离观赏那么“好看”。从天台往草原望过去的观感对他来说，有着一种“快乐愁思”的魔力。

“这样日子不远了，只要心儿没有恼。”

风速渐渐减弱，他身上的衬衣没有继续飘扬，头发也停



我喜欢……你

止了飘动。他皱起额头上的纹，一会儿，又尝试放下眉头。

歌声依然在他的“世界”唱个不停，他也不觉没有声响地哼了数下。

“幸福的日子就快要来到。”

放学时间，人行路都挤满了穿着一模一样校服的学生，整个乡下就只有唯一一所中学。

一脸幼稚的阿草推着他的脚踏车，从学校附近的停车棚走出来。

同学们都从阿草身边走过，阿草一直看着前路，没有在意四周的事物。路上，他一开始只感到有点沮丧，接着，突然觉得一整天的闷气全堆在肚子里，情绪都打了结，乱糟糟的。

半晌，若而也推着她的脚踏车，走到阿草的身旁，笑着对他说：“给你的。”

阿草看到若而微微的笑容，心里便没来由地快乐起来，把闷闷不乐的心情通通赶走。

尽管如此，阿草每次面对若而时，都要装成若无其事，不慌不忙的样子，但他不知道愈是掩饰，愈让别人知道他正在装模作样。

你……喜欢我吗？



“给我的？”阿草回应。

阿草奇怪若而为何突然送一颗呈冰淇淋状的糖果给自己，他想着这颗糖果是否有特别意义。

“嗯。”若而说。

阿草掩饰不了糖果带来的另一种满足感，心里像繁花盛放。

“谢谢你的糖果……”

阿草的话还未说完，女生一号走过，拿着一颗糖果向若而道谢。半晌，另一位男同学骑着脚踏车经过，说：“你的糖果味很好啊！”

阿草心里“噢”了一声，笑自己想得太多，像个傻瓜，一颗糖果怎可能有什么含意。

“我先走了。”若而走到十字路口，对阿草说，“明天见。”

“再见！”

这是阿草第一次收到若而送给他的糖果，即使不是大礼物，也足够让他乐透一整天了。

麦先生工作的地方位于市中心附近的一个工业村，虽



然政府开发这个地方时曾大力向地产商及市民推广这个工业村计划，但始终不能吸引到一些大商家来这里发展，所以空有其名却无什么壮观的建筑，旧时代与新时代的交接期，更显得这里不入时及老旧。

在这个工业村中的一幢米白色的工业大厦里，六楼有一家小型贸易公司，十多名员工静默地各自工作着，从他们的眼神中未能找到丝毫的热忱干劲，只弥漫着一股颓废消极的气氛，这些员工多是为工作而工作或把累积经验当成未来的踏脚石，显然不是对这行业有兴趣才进入这公司。

不过，除了老板，这里面有一个人属于例外，那就是快三十岁的麦先生，他就坐在其中一个写字台前，保持敬业的态度工作着。

麦先生桌上的电话响起。

“你们怎么搞的？”电话的另一端说。

“什么事？”麦先生紧张地回应，他大概知道对方是谁。

“那批B0576女木雕还未送到！”

“我肯定昨天就已经安排同事把货运到你的公司了啊。”他边说边翻查写字台上的文件记录。虽然他说是肯



定的，实际上却不是。

“我就是没收到！”

“陈先生，请先别焦急，我替你检查一下货运单，看看有什么地方出了错。”

“你以前安排的货运向来都很准时，为何这两三个月每每延迟送货？我早就告诉过你这批B0576缺货了一整个月，你们却一迟再迟。”

麦先生所工作的这家贸易公司与非洲某间原始制品公司已合作多年。主要业务是将富有非洲特色的制成品，如黑木雕、皮革及皮具、充满艺术味道的特色家什等进口及销售至亚洲各地。

十年前，麦先生还未入职这家贸易公司时，有数款妇女雕刻与大象雕刻经一本畅销杂志介绍过后，一度十分流行，当年他们所接到的订单是现在的数十倍，员工们需要连续加班去处理手上的工作。

麦先生进来以后，这家公司便只徘徊于转盈为亏及转亏为盈之间，所以即使陈先生不是这儿的大客户，当想到现在经济低迷，订单寥寥可数，他也不敢得罪任何一个客人，他亦知道陈先生不是无理取闹的人，现在货就是迟



了，只能无奈地被他埋怨及发泄不满，况且，麦先生在三星期前有一事拜托了陈先生帮忙，更不能出乱子。

麦先生没有诿过卸责，但这并不代表是他的错。

他走到负责货运的同事座位旁，带着微笑问：“你可以替我查阅陈先生的那些货发生了什么事吗？”这位同事还未回答，麦先生已经在她的桌上发现那张货运单还未送出。

这位同事正忙着寻找借口替自己辩护时，麦先生心平气和地说：“如果还未处理，便要尽快寄出了！客人等着这批货呢。”这位同事尴尬地点头示意。

这个下午，麦先生共接到两个电话，除了陈先生外，另一来电是一个不太熟的女性朋友打到麦先生的手提电话上的。

“你好吗？”一个平实带磁性的女性声音。

“你是……”麦先生盘算着在这段繁忙时间，到底是谁致电过来，而且是问候“你好吗”。不过，麦先生心里呈现了一个认识不久的女性面孔。

“上个月一起吃过饭的呢！”她说。

麦先生将上个月某位与他吃过饭的女生与出现在他心中的面孔结合，追忆她说话时的声音，继而与话筒中的声





你……喜欢我吗？

线重叠。

“忘记了带文件的那位吗？”如果麦先生未肯定是否就是那一位，他不会装作迟疑地说出这番话。

“嗯，你真聪明，竟然猜到是我。”她说后还笑了几声。

甚少与陌生人和朋友吃饭的麦先生很自然地联想到上次的商业聚餐，他认识了另一家公司的某位职员，她叫何小姐。晚饭之后，他与何小姐交换了名片，然而，他没有预计他俩会有所联络，发展一段友谊，更谈不上有意对她追求，只是她的五官一直残存在麦先生的某个脑细胞内。

除了聚餐后的两三天，麦先生并没有期望过何小姐会突然致电给他，但她这一次的来电确实为麦先生的情绪牵引出微微荡漾的悸动。

“……”

何小姐的笑声后，麦先生没有把话接下去，亦不懂得要说些什么。

“上次你给我们看的木雕，我想买其中一个，是一个女人拥抱着自己的那一个。”何小姐说出了致电的来意。

“嗯……”虽然不是大批量订货，麦先生并没有因此而失望。